

# 學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

第八十期

## 《學言》 目錄

本會通告 .....	1
許志毅：香港文化之旅第二講：儒佛開新在香港，天竺文化匯中西—淺析生命佛學（上） .....	1
陳健恩：孟學立人（二）：孟子的對手？ .....	4
明月清風：	
《談感恩在當下》（懷空） .....	5
《中醫思維(17)：六腑（三焦）》（健恩） .....	6

## 本會通告：

- 本刊設有網頁版，可參看過往內容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## 香港文化之旅第二講：儒佛開新在香港，天竺文化匯中西—淺析生命佛學（上）

許志毅

今天我們去到大嶼山的寶蓮寺、心經簡林，然後我們下午又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。昨天我們說，今天要講佛學，大家會不會覺得很難懂？但是大家今天體驗了一天之後，有沒有感覺到其實有時候我們不一定須要從語言概念去理解，而是在你靜心下來的時候，你用心去感受，反而你能夠感受到一些所以生命儒學和知識儒學，生命佛學和知識佛學的不同，就是我們感受自己不一樣的狀態，不見得一定要透過語言概念去了解。

經過一天的行程了，我們簡單地總結一下。今天我們所去的大嶼山，是一個很大的島嶼。寶蓮寺位於島的鳳凰山頂。鳳凰山是一個很大很高的山，在香港來說是最高點。寶蓮寺就建立在這個最高點，很有意思。在鳳凰山上面還有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寺廟，可見在香港小小的地方，還是有很多佛教的道場。不知道，今天在這些寺廟裡面，修行、弘法的情況如何呢？希望我們日後有機會可以在裡面體驗一下。

## 弘揚佛教須人才

不過我們可以從當年籌建天壇大佛時，背後不為人知的一個小故事去了解一下。今天我們看到非常雄偉的天壇大佛，其實是花了很多錢去建設的。整個大佛是用銅作為材料，當時是在內地組裝，然後長途跋涉的運送到香港。你可以想象當時的建設、運送、穩固、地基等整個工程是多麼浩大。不過無論多艱難、無論花費多少，當年整個香港佛教界都有一個共同意見，就

是要建天壇大佛。但是當時有一個另類的聲音。你想象一下，一大群人都在說要建大佛，大家都興高采烈，突然有一個人進來說：大家不要建大佛，現在佛教界人才凋零，佛學都沒有人研究的，不如我們把建大佛的錢，用來培養佛學的人才吧。建設寺廟的目的是甚麼？為何我們要禮拜佛陀？難道佛陀要我們去崇拜他而已？他要高高在上嗎？當然不是，佛陀是要我們能學到佛學的道理從而得到智慧、得到成長，寺廟的建設也就是為了弘法、普度眾生。如果我們只是作一些形式上的事情，那麼就正正好像佛陀當年所說的“像法時代、末法時代”了。因此，在佛教人才凋零的時候，共同努力去培養人才是重要的事情。但是你敢面對群眾這樣說嗎？當年霍教授就是面對佛教界，說出了這番話，當然是引起很多人不高興。但是，霍教授是沒有說錯的，真的是人才凋零。

## 佛教發展的歷史

從寶蓮寺的建設，我們不妨回溯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。在我們的歷史上，儒家與佛教的思想其實都是非常流行鼎盛的。佛教大概在東漢末年的時候從印度傳到中國。當時中國本身的思想都已經發展到一個非常高的程度，所以佛教思想傳到來，與中國傳統思想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相摩相蕩的機會，互相交流，而且是在一種非常健康的情形裡面交流。佛教思想慢慢融入中國傳統思想之中，而佛教也吸收了儒家、道家的思想而慢慢演變，於是就從“印度佛教”轉化為“中國佛教”。我們看回歷史，在宋朝的時候，儒學吸收了佛教思想，就產生了宋明理學，成為儒學的一個新高峰。而佛學就吸收了儒家與道家的思想，就產生了禪宗。禪宗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高的思想智慧。大家如果看看六祖慧能在《六祖壇經》裡面的故事，乃至他的教化，定會驚歎於他的智慧，特別是他沒有讀過書，卻對生命、對佛教思想有著最直接的體會，成就最高的智慧。例如他的偈：‘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’這不僅體現了他對佛教思想的深入體會，更展現出靈活、相應、隨順無礙的智慧。

禪宗在唐朝的時候出現，然後去到宋朝、明朝，慢慢就開始走下坡。佛教思想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，反為沒落。除了外在的原因以外，就跟佛教內部有關。自東漢末年，佛教傳入中國開始，有很多印度佛經經過西域傳入，而中國本身也十分重視這些佛經，並對之進行翻譯、講學、研討、學習等，由是培養出很多佛學人才。唐朝的時候，玄奘去印度取經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，說明了當時對於求法的熱誠與重視。可是翻譯佛經的事業大概到了宋朝中葉的時候就停止了，中國佛教的發展亦受到影響。而且很多人誤解了禪宗思想，以為“不立文字”就是不重視文字、不重視經典、不用讀書（按：其實禪宗講“不立文字”，只是說不要受到文字、經典的局限罷了），於是慢慢演變為“口頭禪”，只講形式，卻沒有踏實讀書、了解佛教義理，乃至重視鍛煉修行，致使沒有真正的人才產生，卻吸引了很多渾水摸魚之徒。到清朝的時候情況更糟糕。剛才講到唐玄奘，唐朝時代，出家人可是全國的精英分子，玄奘就是全國考試的前幾十名，你不是人才，是不能出家的。清朝的出家人，又是甚麼材料呢？原來很多都是，例如生意失敗、感情失意、殺人放火、被追殺等，走投無路的人，所以在寺廟裡面烏煙瘴氣，出家只是一個形式，寺廟只是一個形象。更甚的是清朝時，你要找到一本佛經都不容易，一方面是經過太平天國之亂，洪秀全把很多佛經焚毀；另一方面就是佛

教內部的人不重視，很多佛經都失傳了。正是，沒有讀經的氛圍之餘，即使你很想讀經，也沒經典。講到這裡，本來佛教思想的發展高峰，就是在中國、在唐朝，可是最後守不住，到明朝末年就走下坡，到清朝可以說是沒落了。但是只要文化還在，則人心不死，總會有志士出來承擔時代使命。

## 近代佛教復興運動

大概一百多年前，楊仁山居士在傳統思想受到西方文化衝擊之時，為了守護傳統文化、為了回應西方思想的挑戰，他要重新繼承佛教思想，揭起了波瀾壯闊的“近代佛教復興運動”，為中國佛教發展注入了新生命。當時的讀書人很自卑，基本上以西方文化馬首是瞻。例如當時我們的傳統文化被批評的其中一條，就是我們沒有知識、概念不清、沒有嚴謹的理論系統、不重視理性等。當時“近代佛教復興運動”中人，為何以弘揚佛教思想作為守護傳統文化呢？就是因為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思想已經成為我們傳統文化的血脈，已經融為一體。而當時為了回應“沒有知識、概念不清、沒有嚴謹的理論系統、不重視理性等”的批評，故“近代佛教復興運動”中人特重唯識宗思想，蓋唯識學乃以印度思維為本，概念清晰、極重理性、系統嚴謹，也就是說，西方文化有的優點，其實在我們的文化中也是有的，唯識宗思想就是一個代表。當時的“近代佛教復興運動”中人就是這樣，以唯識宗思想去抗衡西方文化的衝擊。但是剛才講到，在清朝時，要找一本佛經也不容易，那麼楊仁山居士怎麼辦？幸運地他在外國留學的時候，認識了一位日本好友南條文雄，楊仁山居士就是托他從日本搜集大量佛經寄到中國，然後才有了佛經的文本。楊仁山居士就用自己的居所開辦了“金陵刻經處”，一方面刻印佛經，一方面聚徒講學，培養人才。他培養了很多佛教思想人才，包括歐陽竟無先生、太虛大師等。前年我們舉辦《南京文化之旅》的時候，就去過“金陵刻經處”去禮敬了。從楊仁山居士、歐陽竟無先生等人身上，我們就看到佛學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概念，而是一種生命，她就在人的生命中呈現出來，乃至在文化有危難的時候，在思想沒有出路的時候，她可以支持志士站出來，然後人透過自己的人格把文化思想呈現出來，可以感染別人、影響社會，當時就的確引起一個很大的風氣。

(未完，下期待續)

## 孟學立人（二）：孟子的對手？

陳健恩

孟子的對手是誰？

從這個答案，可得知孟子的價值，亦突出孟子學問較孔子深入的地方，這樣才知孟子對時代的貢獻。

孟子很多時和荀子一起做比較，把性善性惡對列，效果鮮明。這有助於知識了解，但表達不出時代價值。再說，孟子在戰國中期，周室名義尚存，還可說王道，重理想；荀子在戰國晚期，秦獨大，統一之勢已成，強調法制，重現實。

孟子的主要對手，是楊墨。告子主張的人性論，孟子也反對。但對當時的百姓，在生活及觀念上影響最大的，始終是楊墨。所以孟子就是要闢楊墨。楊朱與墨家，兩者之中，墨家影響更甚。我認為，要認識孟子，便要先知孟子的對手—墨家。

對於墨家的思想理路，據唐先生的意思，再用現代概念去表達，就是：

墨家對人的認識，或者，墨家看到人會生起動力的原因，就是求“利”。這個“求利的心”，成為了人的行動力。再確切一些，這個利一定是“實”利，才有足夠的推動力。所以，墨家首先要肯定，人是有一個“愛利之心”。

從理想方面看，人要生活得和諧，那有甚麼方法？墨子的答案，就是人人的“愛利之心”都能夠滿足。用他的哲學語言，就是“交相利”。用現代的語言，大約就是“公平、公道”。理論就是這樣，至於如何做到，就和現代一樣，是另一個大問題。

既然，人可能會做到“交相利”，即人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、公道。那麼，就達到一種正確的理想境地。這就稱為“義”。即是，“義”就像一種公平原則，有點似現在的法律。做到“交相利”，即合乎法律，即合乎公平原則，在當時就說“合乎義”。

既然“義”是一種人人應遵循的公平、公道原則。這個義，自然就成了“公義”，變成了天地間一個客觀存在的“道理”。好像就算有沒有人，“義道”都已經存在，而出身為人，“就應該”去遵循這個“義道”，像現代社會的法律一樣，未出世已先存在，出世後便應該去服從一樣。

這個“人要服從”的人，是無分你我親疏貴賤，更加無關甚麼父子人倫關係。因此，“人”這個“類”的觀念，繼“義”之後，再引申一個出來。

“義道”，既然不依人存，便是一種天地間的道理，若是法律，它便是天地間的法律。因此，若有天地鬼神，亦都會同意及遵循這個最大的“義道”。

由此便知，墨子要建立的，就是“人與人以愛利相施報”的義道。



# 明月清風

## 《談感恩在當下》

懷空

一天早上，陽光普照，藍天白雲，大地一片祥和，我不覺心中一陣感動。我能生而為人、能活著、能做有用之人、能做有用之事、能跟著老師學習、能追隨老師之理想而奮鬥、能為文化續命，一切有價值意義的開展，都是從“能生而為人”開始。由此，我體會到，其實一切人，“能生而為人”都是難得的，都是可以好起來的，都是可以活出價值意義的，生命是光明的。此刻，我很感謝父母，使我能得生命；感謝祖輩、感謝宗族、感謝老師、感謝社會國家、感謝歷史文化、感謝天地，讓我的精神空間可以一步一步擴大，能在人生中鍛煉成長，生命是充滿希望的。生命的光明與希望，並不在遠，就在當下，只是問題在於：你是否懂得奮鬥付出？是否懂得感恩？是否懂得學習鍛煉？是否懂得珍惜？是否懂得要求自己？

我想起黎老師的指導：“志毅，當你去演講的時候，記得先不要急著要講一些甚麼內容，而是先進場坐好，然後看看當場的聽眾，感受一下他們的生命狀態，當你心中有感受以後，才決定講些甚麼內容，慢慢開始演講。”我今天的領會，我們一般都會把演講當成了“演講”，準備好材料，然後按照既定流程，一步一步推演，把準備好的材料演示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演講就變成了一個鋪陳知識、概念的過程。我們的演講，則是要呈現生命成長的信息，讓聽眾得到啟發，乃至生命有所轉化。那麼，作為講者的，就須要注意平時的學習、鍛煉、行動、反省與體會，演講就是給自己一個鍛煉的機會，融匯貫通自己的學習與反省，並且讓自己的精神通往別人、接引別人。心靈不要封閉在自我的世界，以為自己學到甚麼道理、成長到甚麼境界，而是開放自己，讓道理的信息、讓廣闊的胸襟、讓成長的氣度自然流露，與聽眾“打成一片”，一起感受道理信息、感受胸襟氣度，因為人人的生命都是光明的、人人都是想好的。演講，只是如實地把道理世界、把自己的成長體會呈現，讓大家一同交流分享罷了。這樣才是真正的活在當下、感恩當下、珍惜當下，大家在演講交流的空間中，一起分享成長的信息，一起進入道理的世界，無分彼此。真的很感謝黎老師的教導，讓我能有如此的實踐機會。今天有很多講課、演講的緣分，要好好珍惜，如黎老師所言，要常常想到，“讓大家學到東西”，把心放在學生身上。

憨山大師在《醒世歌》中最後兩句話：“頃刻一聲鑼鼓散，不知何處是家鄉”，此話道盡了生命中的愚昧。然而，我們要對生命有同情共感，不捨眾生，讓每一個人的人生不要白走一場，使人人生命都可以更有意義，走向光明。感恩自己生命的歷程與際遇，當更起大願，不負韶華！

## 中醫思維(17)：六腑（三焦）

陳健恩

### 六、三焦

三焦“有名而無形”，分布於胸腹，分上焦（心肺），中焦（脾胃）及下焦（肝腎）。它是一身之氣與津液，上下運行的通道。所謂：“三焦氣治，則脈絡通而水道利”《類經》。

三焦通，才有津液代謝作用。

甚麼是津液？津液是液態物質，由脾臟接受胃的水穀，運化而成。

清稀為津，濃稠為液。可潤皮膚，養臟腑，護孔竅，滑關節，充骨髓，調血液，保體溫。

以肺、脾、腎作主道，但必須以三焦為通道。

另外，腎精化生元氣，經三焦輸布，激發及推動五臟功能。

津液運行賴於氣，氣附津液而存在。所以，氣能行津，津能載氣。用牟宗三先生語，便是“即存有即活動”。

上焦，即心、肺及頭部。所謂“上焦如霧”《靈樞》。指心與肺，把一切衛氣、水谷精微、血、津液，在這地方，潤澤及滋養，如霧露之灌溉。

中焦，即脾胃、小腸、肝膽。在橫膈以下，臍以上的部份。所謂“中焦如漚”《靈樞》。漚指長時間浸泡。這就是消化發酵的過程。

下焦，即腎、大腸、膀胱、女子胞、精室，及下肢。在臍以下的部份。所謂“下焦如瀆”《靈樞》。瀆指水溝或河川。這是排泄作用的概括描述。

若果是溫病，即不屬於風寒病，如春溫、暑溫、濕溫等。它們由口鼻入，成病急、傳變快、具傳染性，是屬於外感病，外邪所引發，會發熱，損耗津液，容易傳播，要以清熱存陰為治療原則。

當受到溫病感染，首先會犯肺部。當肺氣不能宣發，“上焦不治則傳中焦”，即胃與脾臟，“中焦不治則傳下焦”，即肝與腎。所以，在三焦辨證中，溫病發展的過程，都會發生三個不同的階段。

例如，上焦損肺，病證有：發熱、頭痛、咳嗽、鼻塞等等；中焦損脾胃腸，病證有：腹滿、便秘、大小便不利、欲嘔、口干等等；下焦損肝腎，病證有：神倦、身熱、口舌乾燥等等。

理解三焦病變，便明白病在身體不同的部位，便會產生不同影響，但它仍然都是源於同一病因。由此印證，為甚麼中醫說，如果只知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離根治疾病的目標，真可以是差很遠的。